新媒體藝術

穿越時空的迴響——談國寶沉浸式劇場「大雅韶音」的內容創作

曾一婷

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故宮）多年來跟隨科技前進的腳步，開發多種以院藏為創作核心的新媒體裝置。這些展出類型不同、支援技術各異的作品，不只在全臺巡迴的藝術展中成功塑造嶄新的文物意象，也在觀眾支持的掌聲裡，開創出獨具一格的數位展示特色。而現於南部院區 S101 展廳播映之超大型投影裝置「大雅韶音」（圖 1），是故宮少數以器物藏品為主角的全新製作，首次以青銅器為主題發想並結合現代科學理論的大膽嘗試。該展件由蔡慶良博士構思概念腳本內容，從國寶級古物〈宗周鐘〉（圖 2）汲取靈感，再動用多達 14 臺高流明投影機，將絢麗出色的影像投射在佔地約 100 平方米的包覆空間。這些無與倫比的場景被震動四方的鐘鳴聲所圍繞，交織成一段屬於周人的璀璨音畫、神幻玄奇。

敬天祭祖在今日聽起來似乎有些老調重彈，但對三千多年前的周人來說卻佔有非常重的份量。為追求現世安穩、子孫安康，他們在青銅禮器上寄託想望，期待這些祝願的話語可以上達天聽。本劇場即是以故宮最具代表性的周代文物為出發點，演繹其對自然萬物的看法，以及尊祖敬宗、澤被後世的精神思想。

鼓鐘將將[1]．銘刻而上的周王祈願

〈宗周鐘〉的鐘體上刻有一篇銘文，載有作器者名「䎽」。（圖 3）䎽是個兩聲字，左右兩個偏旁都是表示其讀音的聲符，而根據〈史記．周本紀〉記載，周厲王名「胡」。䎽、胡二字因為音近而通假，學者遂認為此鐘是厲王下令精鑄的自作用器，所以又稱「䎽



圖 1　「大雅韶音」國寶沉浸式劇場　教育展資處提供

鐘」、「胡鐘」，為目前少數已知的天子寶器之一。本件紋飾精巧細緻，銘辭典雅恢弘，形制嚴整，規格不凡，整體透露出一股端正凝重的王者之氣，作為舉世無雙的重寶可說是實至名歸。

兩周時期是青銅編鐘盛行的時代，樂鐘依形狀可分為鐘與鎛，而鐘又因懸掛部位不同可分為甬鐘與鈕鐘。〈宗周鐘〉在種類上是屬於頂端有柄的甬鐘，中空狀的柄鑄有旋斡，以傾斜方式懸掛演奏。[2] 其鐘體於舞部、旋部、篆部、鼓部皆刻有繁複華美的紋飾，並在鉦部、正面左方鼓部、背面右方鼓部上鑄有一百二十三字銘文。（見圖 2）約莫在二千八百年前，厲王為上告先祖，表彰東南邦國臣服之功，因而鑄造此宗周寶鐘，祈求先王賜福子子孫孫，永保太平盛世。由此可知，這件祀祖樂器是論及與上天感通一事時，故宮最能代表周人世界觀的重器。

在星空中翻舞的〈宗周鐘〉，承載著周王祈願的密碼，是連繫天上人間的關鍵樞紐。作為本裝置的領銜主演，其 3D 製作自是費煞心思。首先，美術團隊以文物各角度的高解析圖片為基礎，使用 3D 建模（modeling）軟體繪製各式線條以產生立體維度，並仔細調校物件各部位的精確位置來建立模型的表面輪廓。（圖 4-1）接著，為進行複雜的貼圖處理（texture & mapping），他們將形體攤開成空白的平面，放入從原圖中擷取出來的文物器表材質，完成後再將圖層貼回模型上，並在材質設定（shader）的介面以拖曳節點（node）的方式製造刻痕凹凸的深度，計算金屬的光澤與鏽蝕等渲染效果。最後，依畫



圖 2　西周晚期　宗周鐘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鐘體部位名稱圖取自游國慶主編，《千古金言話鐘鼎》，頁60。





圖 3　〈宗周鐘〉上的「㱿」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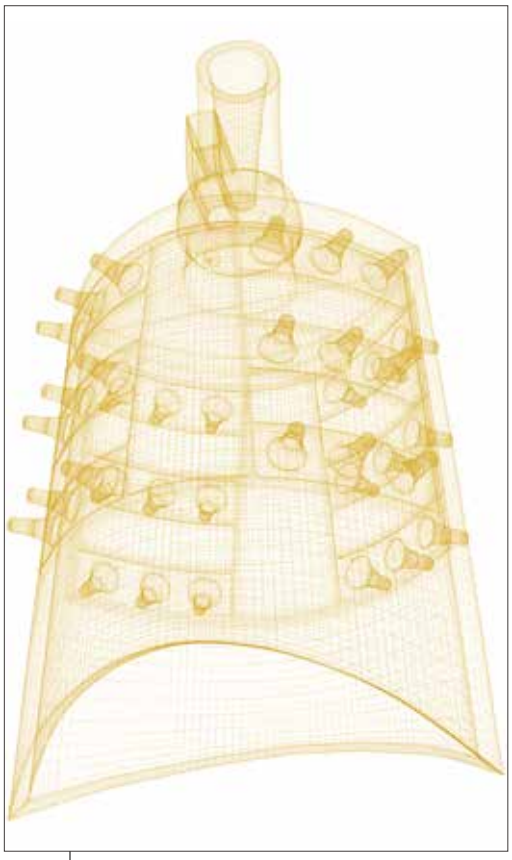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-1　〈宗周鐘〉3D佈線圖　教育展資處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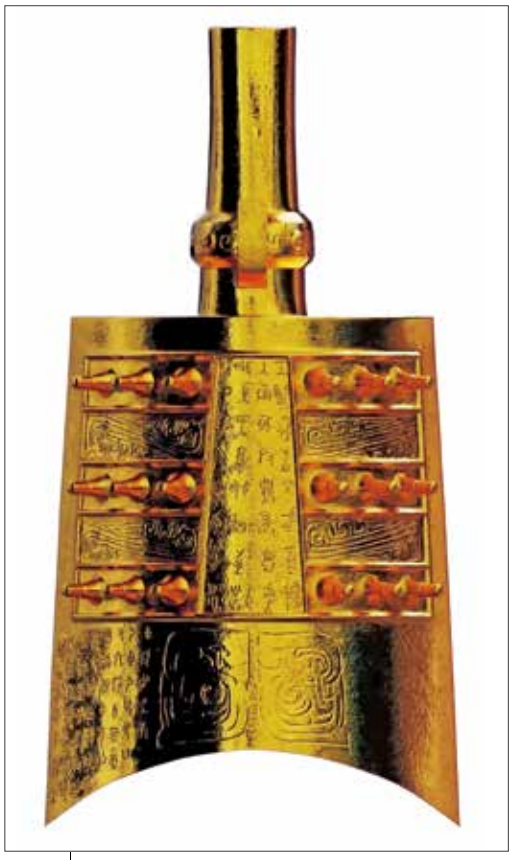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4-2　〈宗周鐘〉3D模型　教育展資處提供

面所需打光（lighting），並在電腦的 3D 空間裡進行算繪（render），以虛擬鏡頭創造觀看的視野，展現物件細緻逼真的旋轉動態。團隊不只是維妙維肖地描摹青銅器氧化後的模樣，還嘗試回推其初鑄成時理應為金黃色的莊雅輝煌。〈宗周鐘〉的原初本色就此重現，光彩奪目、熠熠生輝。（圖 4-2）

由於劇場空間是固定的，為打造沉浸式體驗，動畫須使用一鏡到底的攝製手法讓空間感更為完整連貫，避免轉場過多導致情境的脫離。現場以四個分鏡接合成一座巨大場景，將面對入口的那一面作為故事發生的起點，而戲份充足的地面投影在劇情轉折處也佔有要角，跟著四方帷幕一起推演所有的起承轉合。劇本以線性的敘述手法營造時空穿越的魔幻氛圍，讓觀眾恍若被包裹在一個超越現世的夢境，一舉進入青銅藝術讓人迷幻眩惑的主體。寶鐘就在即將敲響的鏗鏘聲中破土而出，團隊以電子合成器模擬甬鐘低頻渾厚的聲音、古樸悠遠的音色，再利用環繞音響製造聲振寰宇的效果。

「簫韶九成，鳳凰來儀。」[3] 本裝置以《詩經》中貴族所作、代表周王畿內高尚雅正之聲的「大雅」，和《周禮》列為六樂之一、相傳為虞舜時期的樂舞「韶」為據，取名為「大雅韶音」。

大音希聲[4]：組成天地萬物的氣

鴻蒙[5]初辟，在世界創生之初，那會發出什麼聲音？那是什麼模樣？世上總有不可見、不可聞之物，這些神祕莫測的所在激發吾人思考，提出更多立論與假設。而開創於西元前 1046 年的周朝，其思想觀念、禮樂制度不僅影響後人至深，時人對太初[6]的想像還可與現代宇宙物理學巧妙呼應、相互映照，彷彿周人的宇宙觀有了承繼與反響。最晚在東周時期，「氣」的涵義便被加以延伸、概念化，成為一種生命能量、構成萬物的基本元素，具有流動性質。[7]另一方面，理論物理學不約而同地提出弦理論，主張一切物質皆由一維實體的「弦」振動後而產生。[8]因此，在設定「大雅韶音」的影像基調時，富有文化底蘊的古代高科技作品──青銅器，其器表呈線狀（即一維）的紋飾組成單位──羽紋，便成為畫面裡「氣」與「弦」的象徵、具象化呈現，是曰「氣紋」。（圖 5）

為確實表現紋飾一致的結構、多變的面貌，在製作初期，繪者透過研究員的指導，學習商周羽紋的設計規範、形態變化，瞭解兩代紋飾在藝術風格上的演變與傳承，而院藏知名的西周禮器如〈頌壺〉、〈召卣〉、〈散盤〉、〈師湯父鼎〉（圖 6-1 ～ 6-4）等便是絕佳的練習範本。大體上，商周羽紋可分為三個種類與六個基礎造形[9]（圖 7）：以種類來說，分為標準羽紋、簡化羽紋與π單元羽紋，其上半部為羽軸、下半部為羽翮。羽軸頂部稱為收尖，底部微微凸起處則為尖歧。另外，羽翮則由回鉤與倒鉤組成，按類型又可分為標準羽翮（雙鉤）、簡化羽翮（單鉤）與π單元羽翮（三鉤）等，而鉤底如呈圓潤狀則稱為圓轉末端。鑄造者依其藝術理念，在



圖 5　呈流動狀態的氣紋　教育展資處提供

器物本身的形制中自由運用商周一脈相承的羽紋設計，其中有如數學符號的π是西周才出現的特徵。

以〈宗周鐘〉為例（圖 8-1），鐘體上方的舞部是兩兩鑲嵌、大小各一的 S 狀紋路。下半部紫黃色的紋路較為複雜，但所有線條皆不脫兩支羽紋的組合。它們的圓轉末端分別往內捲，並於收尖處相連，蜿蜒的線條中可見尖歧，迴轉翹起處有時還有一小片裝飾花邊。（圖 8-1A、C）嵌合的另一條 S 狀紋路同樣可拆解為兩支羽紋（圖 8-1B），然其中一支含有回鉤的實心羽軸，為填滿紫色羽紋（見圖 8-1C）留下的空間而延伸變形成內彎的紋路。再來，觀察鐘柄底端環繞似帶的旋部。乍看下是朵朵雲紋，但將左右兩邊翅膀狀的紋路劃開並去掉花邊後，則可看出是一對標準羽翮。（圖 8-1D、E）接著，乳丁之間的鐘帶篆部是一對對呈斜對角構圖的三角龍紋，論其紋飾可有兩種不同的拆解方式。如以龍的眼睛為界，目視前方即是一支缺乏



圖6-1　西周晚期　頌壺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羽紋局部描繪　教育展資處提供　陳采君與林潔瑩繪製



圖6-2　西周早期　召卣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羽紋局部描繪　教育展資處提供　陳采君與林潔瑩繪製



圖6-3　西周晚期　散盤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羽紋局部描繪　教育展資處提供　陳采君與林潔瑩繪製



圖6-4 西周中期 師湯父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羽紋局部描繪 教育展資處提供 陳采君繪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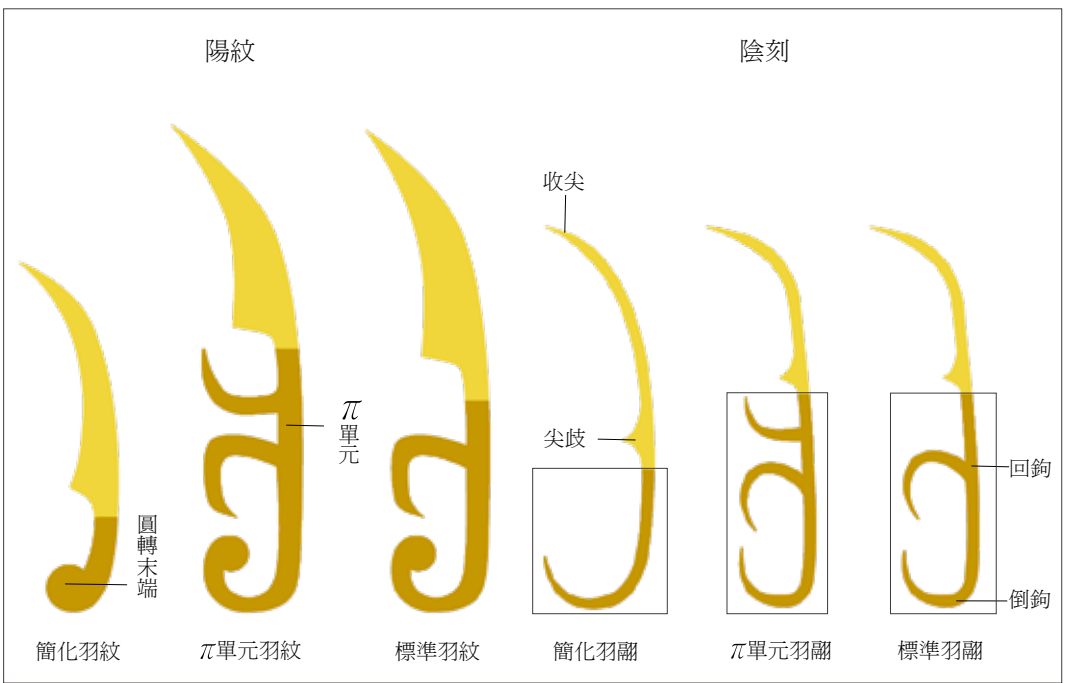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羽紋的三個種類與六個基礎造形 羽軸見淡金色處 羽翮見金色處 教育展資處提供 陳采君繪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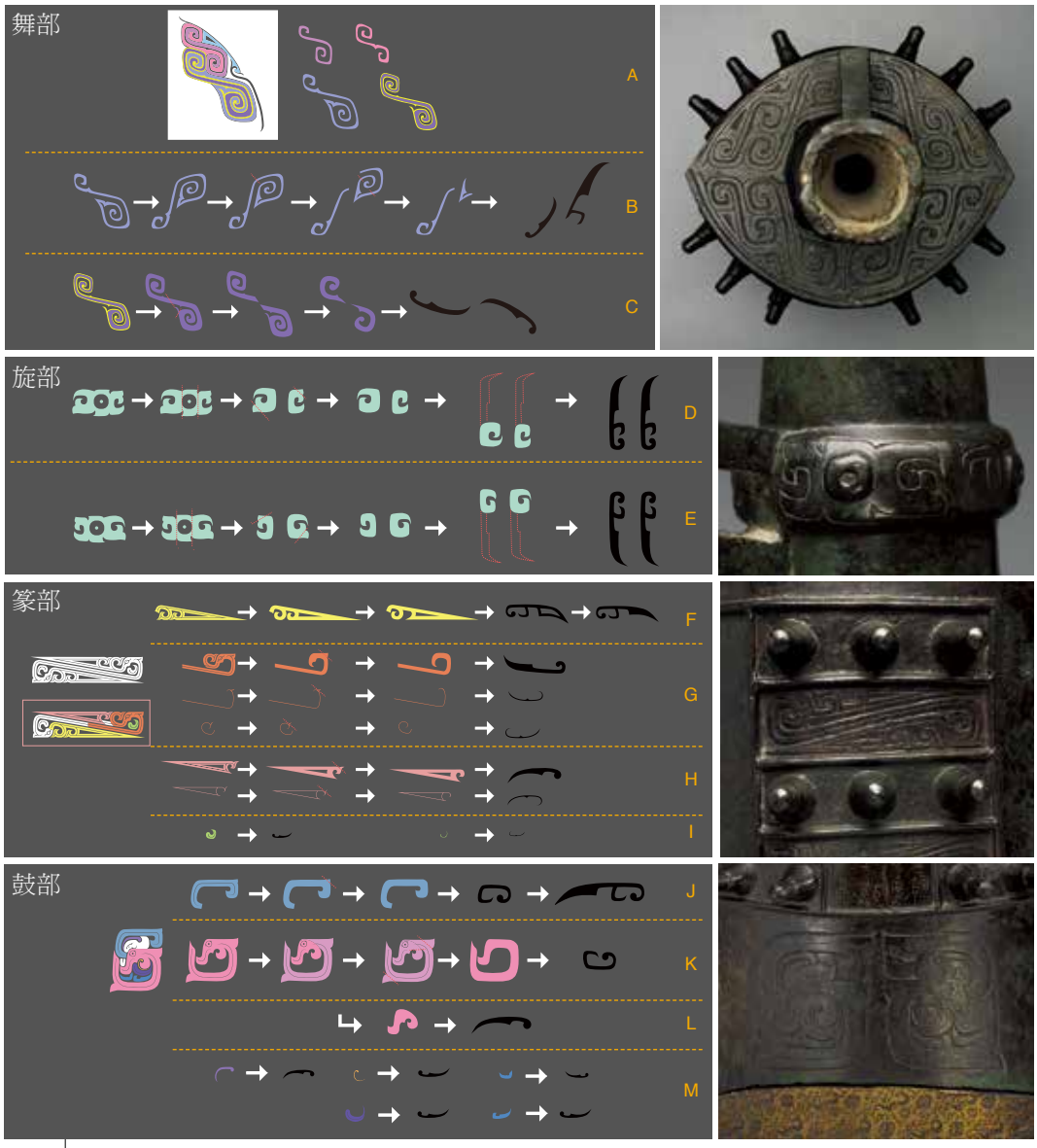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8-1　〈宗周鐘〉羽紋解析　教育展資處提供　陳采君與陳穎璇繪製



圖 8-2　〈宗周鐘〉上的氣紋　教育展資處提供

圓轉末端、帶有花邊以及空心羽軸的大羽紋。（圖 8-1F）如以龍紋作為整體來看，一支帶有花邊的簡化羽紋捲曲成龍身，再由相同形態的羽紋往前延伸作為龍嘴（圖 8-1G），而前方又置入一支帶有花邊的空心羽軸與龍首相連（圖 8-1H），最後在龍身內部填進一支簡化羽紋作結。（圖 8-1I）末了，鐘體下方用於敲擊演奏的鼓部則刻有兩兩相對的方體龍紋。彎曲的龍身猶如一支大羽翮（圖 8-1K），其龍首亦可拉直為一支簡化羽紋。（圖 8-1L）設計者以花邊羽翮作為寶蓋（圖 8-1J），最後用各式不同彎折角度的簡化羽紋填滿空間。（圖 8-1M）為展現青銅紋飾的終極美感，團隊仔細推敲器表流暢的線條姿態，在方寸之間精準勾勒其逶迤婉轉，才能在四面環顧中投射出寶鐘絢爛俐落的金色剪影。（圖 8-2）

劇場以晶瑩的商周氣紋作為宇宙大爆炸前的華麗開場，其呈顯則是參考弦理論的模擬畫面。（圖 9）這裡不只有暗示氣紋為宇宙基本單位「能量弦線」之意，混沌既開，它們也成為六合之內普遍存在的精氣，在四面環景中上下飄蕩，如氣有分清輕與重濁一般。再往下望，日月在腳邊生成，萬物開始滋長，大量紋飾伴隨雲朵一路帶著觀者降落到周代王土之上，進入到四塊承受銅液澆鑄的龐大陶範之中。金燦耀眼、爍爍有光，宛如從內部窺見〈宗周鐘〉成型的過程。（圖 10）無論是中國哲學裡的「氣」，還是理論物理學上的「弦」，羽紋成為影像裡無所不在的最小單位，漸次出現在天際、在器表、在神獸的外觀。周人就在自己鑄造的器物上發揮無限想像，刻畫他們對天地萬物的解答。

天子穆穆[10]，上達天聽的永恆企盼

青銅器因產製不易而稀有珍貴，加上其金碧輝映之色，遂成為祭祀者表達內心恭謹並虔誠上告於天的重器。在考據資料缺乏下，團隊先是以周人的發源地，即陝西周原遺址[11]的召陳宮殿梁柱營造臨場感，再用厲王存世自作器或參考年代相近的寶器試圖重現「三鎛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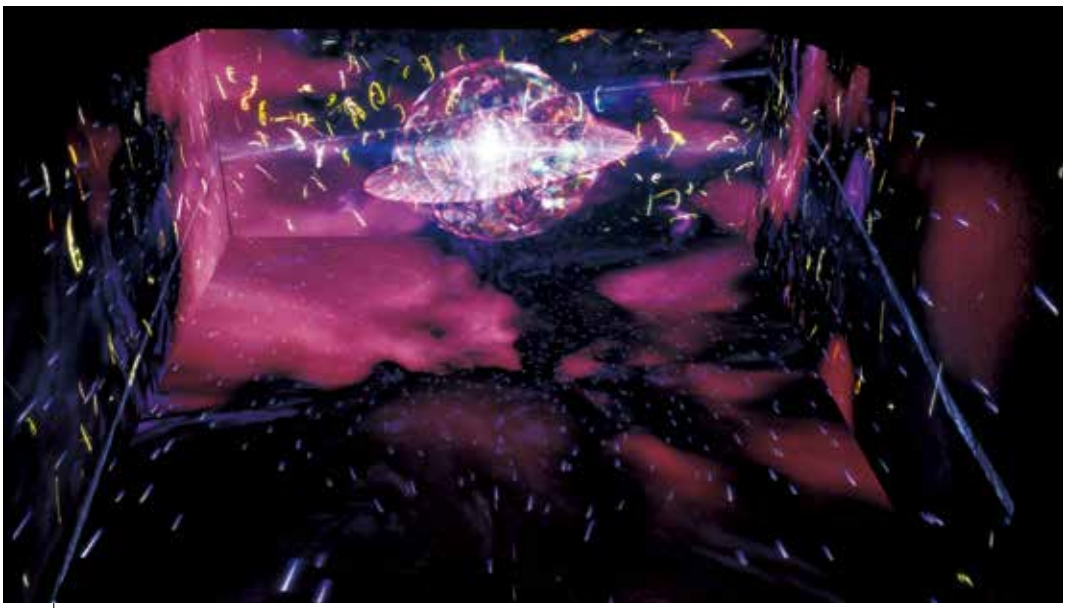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9　氣紋加入弦理論的宇宙大爆炸模擬畫面　教育展資處提供



圖 10　在〈宗周鐘〉的巨大陶範中澆灌銅液　教育展資處提供

鐘」、「九鼎八簋」等宗廟儀典現場，務求展現周天子政權法統的象徵、王權禮樂的施行。

依大小順序排列的三鎛五鐘，其成套的擺列方式為考古證據推測而來的周王編制。[12] 作為八音之首，〈宗周鐘〉在畫面裡是木編鐘架上的五座帶柄甬鐘，其他三件帶鈕平口鎛則是參自克氏所製之克鎛。劇場的環繞空間正好讓金石樂器呈四面懸掛，體現周王獨有的樂懸制度，是為「宮懸」。[13]（圖 11）另外，鼎與簋依爵序品秩也有不同的使用數量，通常為奇偶數相配。畫面中浮現的九鼎八簋是天子身分才能享有的列鼎列簋之制，[14] 上排的方座鼓腹盆式簋是直接取自厲王自鑄的獸簋，而下排陳列的三足盆式立耳鼎則是參照宣王所作的逨鼎。[15]（圖 12）

寶鐘在場，高懸在擬真的背景當中。團隊邀請專家學者重新謄寫的器表金文共計十七行，是厲王欲上表先王列祖的功業與頌禱。（圖 13-1）他以「余小子」自稱，感謝上帝百神的庇佑，才能成功率軍反擊南夷、東夷共二十六邦，建下所向披靡的卓立戰功。劇場以「周」字表示周王畿、「夷」字背後的兵器暗喻戰事，再搭配逐漸消逝的血紅、鳴金、喊殺聲來揭示邦國臣服的意象。（圖 13-2）「宗周寶鐘」就此成為光宗耀祖的表徵，以誌功勳、以奏雅樂。而厲王也毋忘子孫福祉，祀神祈求降福於世。「倉倉悤悤、賡賡雍雍」，[16] 盛大響亮的金聲伴隨著禱詞在空中飄盪。上天儼然聽見周王的由衷祝禱、殷殷企盼，氣紋瞬間脫離器身的桎梏彈飛而出，甬鐘蛻變為上古神話裡的幼龍與雛鳳。祂們將在時空的夾縫中合而為一，化身為猶如大鵬鳥般的亙古神獸，乘載著塵世中的吾人，飛向祖靈所在的晴空。

氣紋充斥著虛無，暗示氣無所不在。為將厲王的呼告上傳於天，惟具有神性的聖物才能擔此重任。因此，團隊從院藏〈亞醜方簋〉的兩耳獲得雙獸合體的概念，設計出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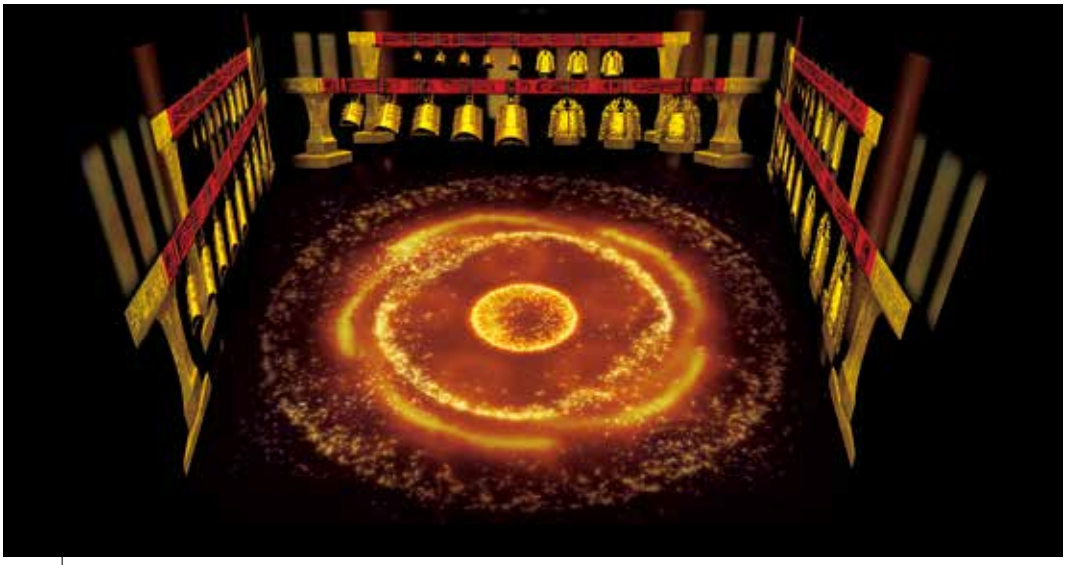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1 | 「三鎛五鐘」樂懸制度　教育展資處提供



圖 12 | 「九鼎八簋」列鼎列簋之制　教育展資處提供



圖 13-1 | 〈宗周鐘〉器表金文　教育展資處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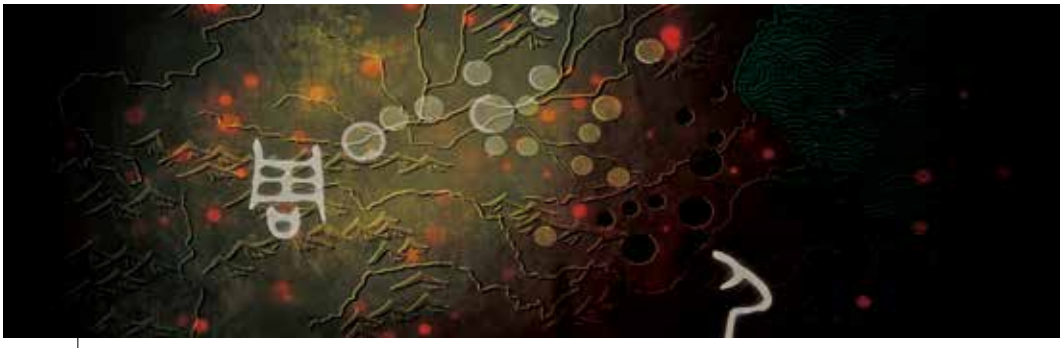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3-2 | 邦國向周王臣服　教育展資處提供



圖14　商晚期至西周早期　亞醜方簋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羽紋局部描繪　教育展資處提供　陳采君繪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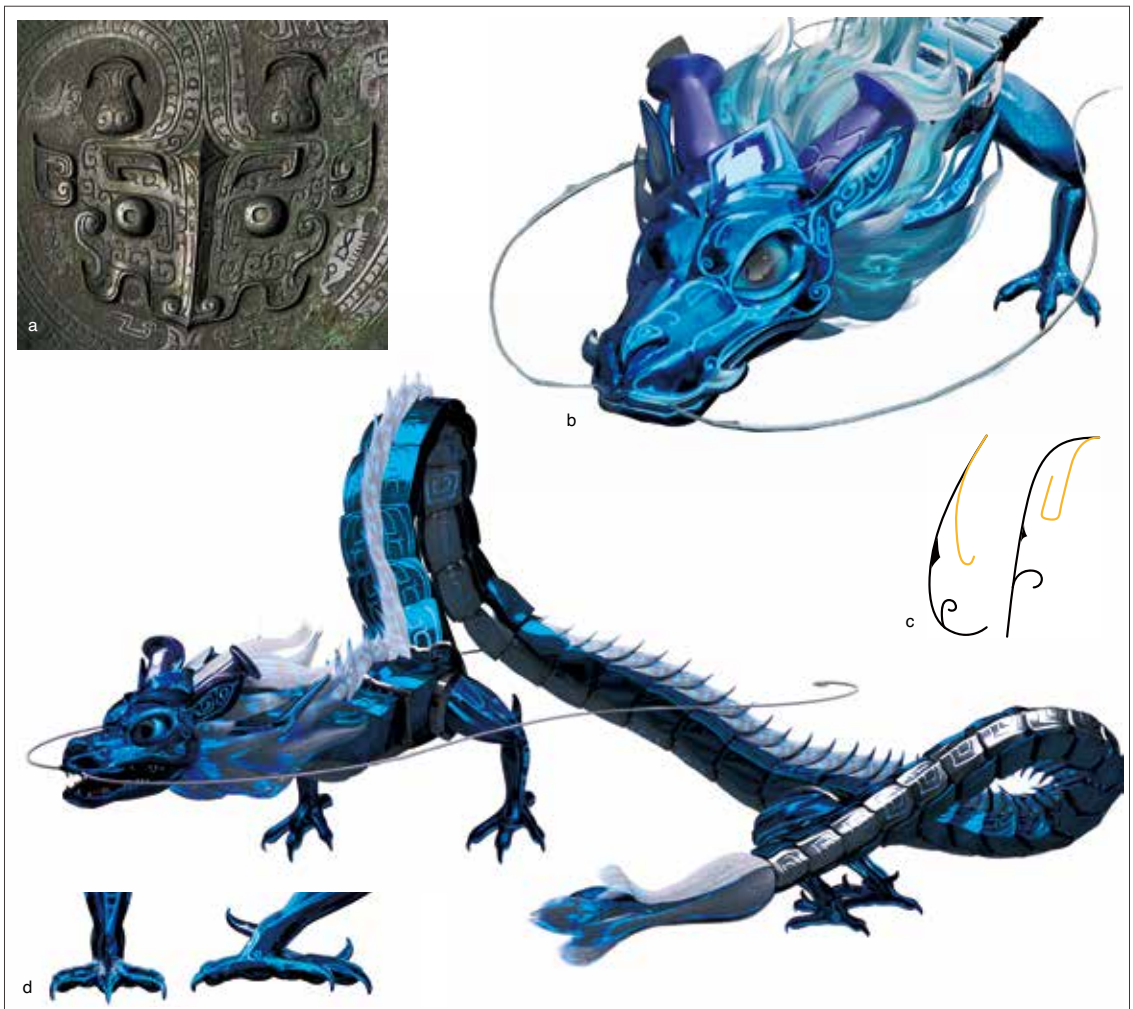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5　幼龍　a.商晚期　蟠龍紋盤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；b.來自〈蟠龍紋盤〉的幼龍頭部設計，教育展資處提供，陳采君繪製；c.金色處為羽枝，教育展資處提供，陳穎璇繪製；d.幼龍足爪局部特寫，教育展資處提供，蔡慶良博士設計，陳采君繪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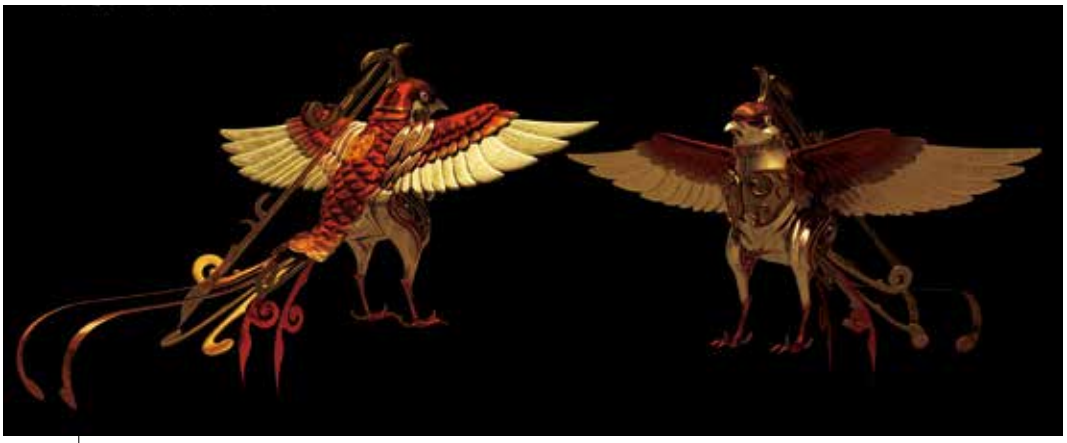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6-1　雛鳳身上的氣紋　教育展資處提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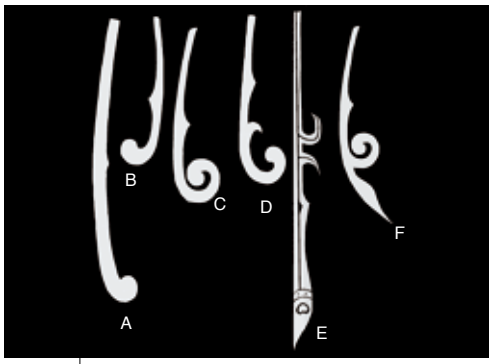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6-2　雛鳳局部設計稿　教育展資處提供　陳采君繪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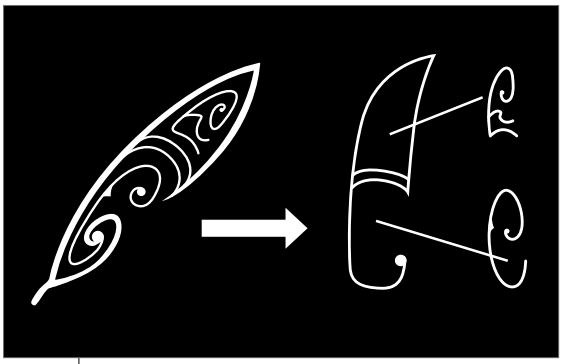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6-4　雛鳳的羽毛設計　教育展資處提供　蔡慶良博士設計　陳采君與陳穎璇繪製

鳳嵌合而成的無名神獸。方簋中張著大口將鳥首咬進嘴中的獸面，從側邊看恰似一種不存於世的巨冠獸鳥。（圖 14）事實上，商周青銅器常有許多瑰麗典雅的異獸造形，但龍與鳳是大眾較為熟悉並具有神性的上古祥獸。於是，從初創階段，羽紋便被大量置入獸身當中。

以幼龍為例（圖 15），龍首即是院藏〈蟠龍紋盤〉的 3D 描繪，其圓短的龍角、額上的寶石，加上遍布全身的氣紋，神靈活現。如從側臉看其細節，雙眼間為一支帶有羽枝的羽軸。而由鼻頭往上依序可見羽翮的回鉤、羽軸的尖歧，以及內鉤的羽枝，這是羽紋的某種變形。另外，幼龍的獸爪也是頗具特色，每一根足爪內皆含羽軸，指甲便是收尖，羽軸最後在足心匯集成一支完整的大羽紋。

再說雛鳳（圖 16-1）最醒目的特徵即是頭上纖長的羽冠、背上艷麗的翎羽，以及一片片隨風飄逸的鳳尾。羽冠的造型取自青銅器常有的鳳鳥紋（見圖 6-4），其垂墜的羽軸連接著顯眼的π單元。（圖 16-2E）身上羽毛則分大小，小羽毛採自鱗文（圖 16-3），大羽毛本體即是一支在空心羽軸底部橫加一線的羽紋變形，並在上下各內嵌一支適應空間的捲曲羽紋以創造繁複的效果。（圖 16-4）此外，雛鳳四對美麗的鳳尾也是由繁簡不一的羽紋組成，有的只剩尖歧與圓轉末端（見圖 16-2A、B），有的在末端之下還接上一支



圖 16-3　西周晚期　毛公鼎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　羽紋局部描繪著色處為鱗紋　教育展資處提供　陳采君繪製

羽軸。（見圖 16-2F）這兩隻由〈宗周鐘〉蛻變而來的聖獸就在虛空中迴旋擺盪，嵌合為搏扶搖而直上的無名祥瑞，展翼飛翔。

肅肅其羽[17]：賜福在金色的穹蒼

天地萬物既由精氣組成，自然也會在神獸的體貌特徵中見到氣紋的蹤跡。這隻以 3D 電腦繪圖技術精細製作而成的振翅神鳥，不僅全身上下充滿氣紋的語彙，頸背甚至刻有乳丁、銘文與雙龍紋，在在表現〈宗周鐘〉的結構特色及金屬質感。祂回應周王的召喚，背負著欲上表先祖的禱文，威儀棣棣、品格非凡。

作為龍鳳的合體，我們可在其頭部見到有如〈亞醜方簋〉雙耳上的獸鳥咬合，其體內蘊藏的機械風格心臟，被〈宗周鐘〉舞部的 S 狀羽紋包裹著，再以〈祖乙尊〉上的扉稜扣合。（圖 17-1）再者，展翅後幾乎佔據整個劇場的巨大雙翼，其肩羽取自〈毛公鼎〉上的橫向鱗文（見圖 16-3），而小翼羽、小覆羽上則可見到簡化羽紋的印記。然而最別具匠心的，其實是飛羽上的複雜大羽紋。紋飾外廓由兩支簡化羽紋連結而成，帶雙橫線的空心羽軸下方掛著圓轉末端。上半部由兩支適應下方橫線弧度的簡化羽紋填滿，中間再置入背對接合而成的兩支小羽紋。下半部則鑲入兩支相對並帶有π單元及羽枝的羽紋，其圓轉末端在底部交會。（圖 17-2）

我們就這樣佇立在一對龐然巨翅上，翱翔在遼闊壯麗的山川。照見四海、耳觀八荒。覽相觀於四極、思九州之博大。氣紋在四方巨幕中逐漸匯聚為八卦意象，神獸盤旋而上啟動通往異次元世界的密碼。為進入先祖神靈所在的國度，萬物皆須化為生命的根本，並透過一連串複雜的儀式才能抵達。因此，團隊借用黑洞理論，揣摩穿越宇宙之際霎時被遠方黝暗吸入的畫面。（圖 18）獸身被拉扯還原到生命最原始的狀態，羽紋宛若 DNA 序列般向前方徐徐旋入，消逝在恍惚的光洞當中。（圖 19-1、19-2）

無數氣紋最終從光洞末端湧出，它們在天際展現神姿、化作金文，昭示著周王的衷心祈望，而上天彷彿有了回應，在陽光燦爛的天外降下福澤恩惠，觀眾就在七彩炫麗的雲朵中隱約望見神顯。（圖 20）帶著神諭的鵬鳥從遠方歸來，旋繞在蔥鬱繁茂的綿延山巒之間，祂將代表神意與福分的氣紋撒落至周代各貴族所製的青銅器上，再化為宗周寶鐘一同映現在觀眾眼前。（圖 21）末了，團隊在劇場地面投射出器身常見的圓形旋轉渦紋，並以體感偵測技術打造羽紋互動效果，來呼應天地間氣的流動。



圖 17-1　合體神獸　a.頸背，教育展資處提供；b.心臟的側面（左）與正面（右），教育展資處提供；c.西周早期〈祖乙尊〉上的扉稜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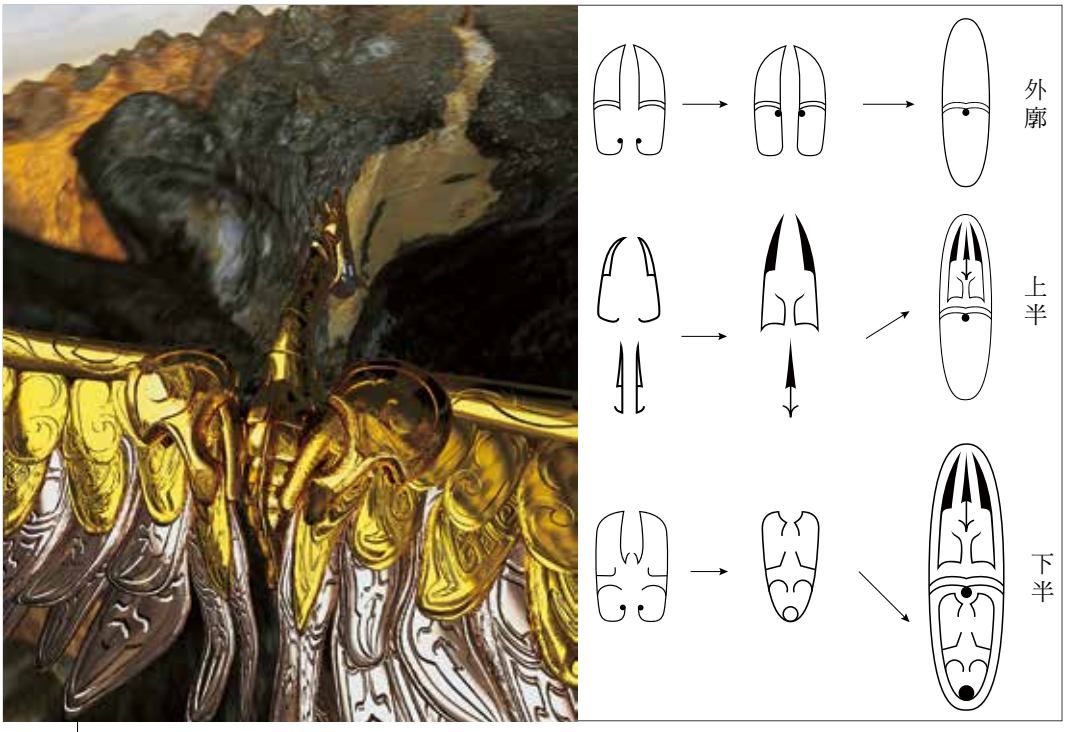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7-2　合體神獸的翅膀局部特寫　教育展資處提供　羽毛示意圖為蔡慶良博士設計　陳穎璇繪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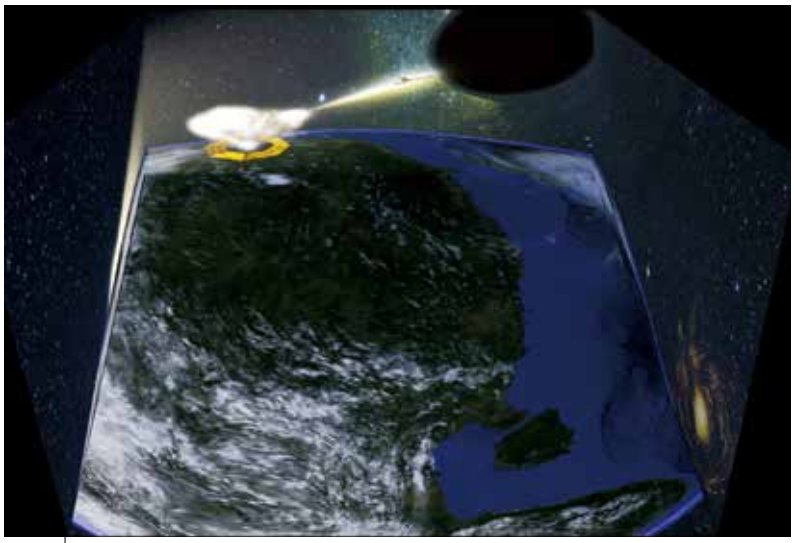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8　通往祖靈世界的儀式　教育展資處提供



圖 19-1　合體神獸被黑洞拉扯而還原成其生命最原始的狀態──氣紋　教育展資處提供



圖 19-2　羽紋組成的DNA序列
教育展資處提供　陳采君繪製



圖 21　蘊含氣紋的青銅器　教育展資處提供

註釋

1. 將將，意指鐘聲。出自〈小雅．北山之什．鼓鐘〉：「鼓鍾將將，淮水湯湯，憂心且傷。淑人君子，懷允不忘。」朱熹集解，洪子良註釋，陳名珉白話語譯與箋註整理，《詩經》（臺北：商周，2016）。
2. 朱文瑋、呂琪昌，《先秦樂鐘之研究》（臺北：南天書局，1994）。
3. 引自〈尚書．皋陶謨〉。簫韶，指虞舜樂。屈萬里，《尚書集釋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，1983）。
4. 參見《老子》第四十一章：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。」筆者在這用以表示也許在宇宙中最大的聲音，我們是聽不見的。吳宏一，《老子新繹──清淨無為的人生哲學》（臺北：遠流出版，2017）。
5. 鴻蒙代表自然元氣。見〈莊子．外篇．在宥〉：「雲將東遊，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。」傅佩榮，《莊子解讀》（新北：立緒文化，2012）。
6. 太初為氣的開始。見〈列子．天瑞第一〉：「太初者，氣之始也……清輕者上為天，濁重者下為地，沖和氣者為人；故天地含精，萬物化生。」蕭登福，《列子古注今譯》（臺北：文津出版，1980）。
7. 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家對於「氣」有諸多闡釋，例如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：「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」又如〈莊子．外篇．知北游〉：「人之生，氣之聚也。聚則為生，散則為死。若死生為徒，吾又何患！」以上參見吳宏一，《老子新繹──清淨無為的人生哲學》、傅佩榮，《逍遙之樂──傅佩榮談莊子》（臺北：天下遠見，2012）。
8. 又稱弦論。布萊恩．格林恩（Brian Greene）著，林國弘等譯，《優雅的宇宙（*The Elegant Universe : Superstrings, Hidden Dimensions, and the Quest for the Ultimate Theory*）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，2003）。
9. 鄧淑蘋、張麗端、蔡慶良主編，《敬天格物──中國歷代玉器導讀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1）。

尾聲

本裝置現正於故宮南院的「青銅饗宴──古代的禮儀與樂曲」展覽中播映，為故宮目前佔地面積最大之新媒體藝術作品。南部院區發揮專業展示空間上的優勢，讓本展件可以無後顧之憂地順利架設完成。現場除依青銅器的器類功能展出商代中期至西周晚期的藏品外，也規劃複製文物觸摸區，邀請觀眾親身感受青銅製品的質感。而劇場裡傳來的杳杳鐘聲，是穿越時空而來的誠摯祝福與殷勤盼望，我們仿若是周人等待千年的聽眾，在當今科技的輔助下，體驗「大雅韶音」史詩級的不同凡響。

本文感謝所有參與「大雅韶音」製作與「青銅饗宴──古代的禮儀與樂曲」籌辦的長官同仁，尤其是器物處蔡慶良助理研究員在裝置影像內容方面的諸多指導；器物處張莅助理研究員、南院處杜士宜助理研究員於相關展覽的周詳策劃；教育展資處林致諺技正、陳宏霖先生在裝置研發上的寶貴意見。

作者為本院教育展資處研究助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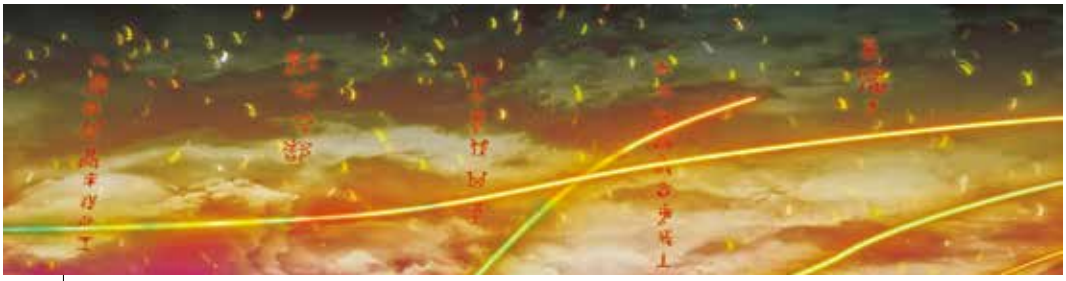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0　諸神賜福　教育展資處提供



10. 穆穆，指深遠的儀態。出自〈禮記．曲禮下〉：「天子穆穆，諸侯皇皇，大夫濟濟，士蹌蹌，庶人僬僬。」王夢鷗，《禮記今註今譯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，1972）。
11. 位於今陝西省寶雞市扶風、岐山一帶，為周人發源之地，西周時期政經、文化的中心。經多次考古發掘後，今人大致可知其宮殿宗廟建築的分布情況。參考尹盛平，〈扶風召陳西周建築群基址發掘簡報〉，《文物》，1981 年 3 期，頁 10-22、97。
12. 王清雷，《西周樂懸制度的考古音樂學研究》（北京：文物，2007）。
13. 樂懸亦作樂縣，按〈周禮．春官宗伯第三．小胥〉：「正樂縣之位，王宮縣；諸侯軒縣；卿大夫判懸；士特懸。辨其聲。」見賀友齡注譯，《新譯周禮讀本》（臺北：三民，2018）。
14. 按（東漢）鄭玄注〈禮記．祭統〉：「天子之祭八簋。」見鄭康成註，《禮記鄭注》（臺北：學海出版，1992）。另外，據（東漢）何休注，〈春秋公羊傳．桓公二年〉：「禮祭，天子九鼎，諸侯七，卿大夫五，元士三也。」見（周）公羊高撰，（漢）何休解詁，（唐）徐彥疏，（唐）陸德明音義，《春秋公羊傳注疏二十八卷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，1983-1986，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四十七年文淵閣本影印）。
15. 蔡玫芬、蔡慶良主編，《赫赫宗周──西周文化特展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2）。
16. 引自〈宗周鐘〉上的銘文：「王對乍宗周寶鍾，倉倉悤悤，穆穆雍雍。」意即王於是鑄製宗周寶鐘，其聲倉倉悤悤，其音賡賡雍雍。參見游國慶主編，《千古金言話鐘鼎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1），頁 67。
17. 肅肅，指羽聲，本文借以形容神獸展翼之聲。出自〈小雅．彤弓之什．鴻雁〉：「鴻雁于飛，肅肅其羽。之子于征，劬勞于野。爰及矜人，哀此鰥寡。」朱熹集解，洪子良註釋，陳名珉白話語譯與箋註整理，《詩經》。